

集安出土高句丽金属带饰的类型及相关问题

张雪岩

(集安市博物馆 吉林 集安 135003)

中文摘要: 本文集中探讨了集安出土的高句丽金属带饰,对其类型进行分析,探讨了带饰的制作工艺、功能、年代及渊源等,从一个侧面揭示高句丽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关键词: 高句丽; 带饰; 类型; 工艺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公元3年至427年,作为高句丽的都城的集安,是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高句丽贵族的集聚之地。集安出土的高句丽时期的遗物中,金属器颇具特色,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初步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多注重马具方面。本篇的重点集中于带饰。对其类型进行分析,并探讨带饰的制作工艺、功能、年代及渊源等,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高句丽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一 带饰名称及等级

我国古代服饰多无扣子,而是以大小不同的带子系结,质料有皮革、丝、麻、布等。为了牢固不易松开而产生了带具,即用玉、玳瑁、金属等做的带扣、带环、带銙、带头^[1]。带扣在春秋中晚期就已经使用,带扣的扣针有死针和活扣针之分,早期多死扣针,汉代以后多活扣针。死扣针即是固定的扣针,也称为“鐻”。有活扣针的带扣也称为“铍具”,即在扣环中装置活动的扣针,以钩连带头使之成为铍链。带环,即施于带扣的革带上,至晋代发展成“鞞”带,其特点是在带鞞上装銙,銙上附环。“鞞”即用以随身佩带应用实物系于环上。带环最早出现于东汉,流行于魏晋。带头,也称为“铍尾”,高承《事物纪原》卷三腰带实录记载“自古皆有革带。至秦二世始名腰带,唐高主下令向下插垂头,取顺下之意,名铍尾。”带扣与带头之间的带饰,古代也称作“鞞”。

腰带上的装饰物,其质料和数目随服者的身份而异。这些带具是有等级的,史书载“一品、二品带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2]。带銙的数量也是有规定的,“三品金玉带銙十三,四品金带銙十一,六品银带銙九,八品、九品皆鍮石带銙八,流外官及庶人铜、铁带銙七”^[3]。从带銙上表示出等级有差。高句丽族由于生活在汉玄菟郡内,每年汉向高句丽“授朝服衣帻,鼓乐伎人”等,帮助高句丽地区发

展生产经济。高句丽地区是中原文化直接传播之地，与中原民俗文化有分不开的渊源关系。高句丽族喜欢华丽的服饰，也有等级的差别。汉魏时高句丽官吏分八等，到两晋南北朝时就分十二级官吏。带饰方面，《北史》记载“高句丽…土人…贵族…素皮带”。《新唐书》又载“高句丽王服五彩，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金银杂扣…白韦带”。目前，集安出土的带饰中没有金制品，较多的是铜质鎏金制品，银、铜制品次之，铁制品较少。至今没有发现完整成套的带饰，最多相同的带环出三件，这与高句丽素好厚葬之风不符。《三国志·高句丽传》载“男女已嫁娶，便稍做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但从以往的发掘看，高句丽墓葬出土的文物并不丰富。这可能是由于厚葬引起盗墓盛行的缘故。

二 集安高句丽带饰类型

（一）带扣

集安的带扣中有少量是铜质、铁质，多为鎏金。铁带扣均为前端略圆后平直活扣针，鎏金带扣较大，方形、略长方形和前半圆形后平直，有的有活扣针，有的无扣针。

1、 鎏金带扣

I式：标本：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带扣呈不规则的方形。上宽下窄，套一鎏金片，其上有穿孔，以固定革带用，通长 4.4 厘米，宽 3.5 厘米，无扣针。

II式：标本：万宝汀墓区 M242 出土，方形扣环，前略圆后方直，中有一活动的扣针，后端套一扇形鎏金片，其上有三颗铆钉。

III式：3 件，这种带扣以往称为带卡，出土较多，有大小之分，一般扣圈前略圆，后方直，近后端安装一个 T 形的扣针，断面圆形。这类带扣在以往出土的遗物中，铁质和铜质鎏金较多，铜质较少，一般用于马具上，但也不能排除服饰上的使用价值。

标本III式-A：2 件，禹山墓区 M3105 出土一件，前圆后直有一 T 形活扣针。

标本III式-B：山城下墓区 M725 出土，两个前略圆、后平直，中间各有一 T 形扣针的带扣，两带扣之间用一鎏金片相连，其上有五颗铆钉。M725 目前没有发现马具出土，所以III-B 不能排除是服饰上所用。

IV式：标本：万宝汀墓区 M1078 出土，长方扣卡，后有一 T 形活扣针，其后的横梁上连一夹革带的鎏金片饰，其上有三颗铆钉。

V式：标本：万宝汀墓区 M1078 出土，带扣呈椭圆形，中间有一 T 形活扣针，这种带扣目前仅发现一件。

VI式：杏叶带环本应放在带銙部分，但因麻线一号墓出土杏叶带环时，是套在一长方形带扣中，故放在带扣部分。这杏叶带环出土较多，有的墓葬最多出土三个。

标本VI-A，麻线一号墓出土，带饰是由二长条状片饰中间用合叶联接，带饰上饰有铆钉，其中一端套一长方形带扣，扣中套一游环，环中又套一杏叶，上有四颗铆钉，其背面残留有丝织物的残迹。

标本VI-B，山城下 M725 出土（银质）。其形状为圆环中套一杏叶，上有四颗铆钉。这种杏叶带饰出土较多，多为鎏金，出土时 1-3 个不等。

VII式：标本：禹山三队铁道北出土，其形为上圆下方中间束腰相对，后平直。通体鎏金，唯后梁铁质。通长 3.4 厘米，宽 2.2 厘米，藏品号 1857。

2、铜、铁带扣

高句丽墓中出土的铜带扣较少，铁带扣较多，但形制变化不多，可分四式。

I 式：标本 I 式-A，禹山 M3105 出土，扣环，长方形，后端铆有连接的扣针的横轴，扣针套在轴上可自由转动。

I 式-B 禹山墓区 M3232 出土与 I -A 相同，只是略大些。

I 式-C 禹山墓区 M3283 出土，带扣略呈方形，有活扣针。

II 式 3 件，形状前略圆，略束腰，扣针后连一夹革带的片饰上有一颗铆钉，有一件后无铁片饰。

标本 II 式-A 禹山墓 M3283 墓出土。

标本：II 式-B 禹山墓区 M3231 出土。

标本：II 式-C 禹山墓区 M3283 出土。

III 式，标本：禹山墓区 M1041 出土，铁质，前圆形带扣，后略束腰，有横梁，带扣后部有一半圆形铁片，上有三颗铆钉，钉在另一铁片上。

IV 式：标本：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方形，中间有方形穿孔，无扣针，长 2.8，宽 2.5，厚 0.1 厘米。

V 式：标本：禹山墓区 M3233 出土，银钉铁带扣，平面呈方形，中间有长方形穿孔，四角各有一银铆钉。

VI 式：标本：禹山墓区 M3296 出土，铜环铁扣，前为一圆形铜环，套接一长形铁片，上有两颗铆钉。

（二）带銙

集安出土的带銙多为铜质鎏金，本文根据其形状、花纹分成六式：

I 式：仅 1 件完好，标本：山城下墓区 M152:10 出土。带环由两组组成，上为长方，两侧为连弧形，内有四个卷草纹的镂空牌饰，牌饰的边缘有鏤点纹，四角各有一铆钉。

下套一马蹄形的悬环。其上饰有阴刻的云纹曲线。长 3.7，宽 2.8 厘米。鎏金较厚^[4]

II 式：桃形带銙 4 件

标本：II 式-A，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正面鎏金，上部为一长方形，内有卷草纹镂空饰片，四角各有一铆钉，其下连一桃形镂空环饰。通长 6.7，宽 3.3，厚 0.1 厘米。

标本：II 式-B，山城下墓区 M725 出土，银质，上为长方形，内有忍冬卷草纹的镂空牌饰，上有七颗铆钉，下有带卷草纹的环饰，作工精细^[5]。

标本：II 式-C，山城下墓区 M151 出土，银质，上为长方形饰片，内有两相对忍冬纹镂空图案，上下有两铆钉，下套一空心桃形环饰，总长 4.7 厘米^[6]。

标本：II 式-D，山城下墓区 M330 出土，上为长方形饰片，内有卷云纹镂空图案，上下共有六颗铆钉。其下套接一桃形镂空片饰，在镂空花纹周边有鏊点纹^[7]。

III 式：方形带銙 3 件。

标本 III 式-A，山城下墓区 M159 出土，前略圆后方呈扁方形，内有鱼水纹镂空图案，四角有铆钉，有两小扁长方孔，系坠挂带銙之用^[8]。

标本 III 式-B，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上部残，下部连挂一前略圆后方，内有两相对镂空卷云纹，地呈十字形卷草纹，周边饰有鏊点纹，宽 5.4，厚 0.1 厘米。

标本 III 式-C，禹山墓区 M3142 出土，其形制镂空花纹均与 III-B 相同，仅无鏊点纹^[9]。

IV 式：圭形带饰 1 件

标本：禹山墓区 M3162 出土，略残，饰片上端有一扁方孔，两侧外弧近似鼓形，中间有两相对卷云镂空纹饰，下连挂一圭饰片，内有两相背卷云镂空纹饰，上有 5 颗铆钉，通长 6.8，宽 5.2，厚 0.1 厘米^[10]。

V 式-A，标本：七星山墓区 M1196-1 出土，上为方形饰片，下套一桃形饰片，上下镂空纹饰大体相同，为卷云纹镂空，中间有忍冬花纹，周边有鏊点纹^[11]。

V 式-B，标本：长川墓区 M4 出土，上为方形镂空纹饰片，四角有铆钉，下套一前呈山形，后方直的饰片，内有卷云镂空纹饰，其周边有鏊点纹，通长 4.9，宽 5，厚不及 0.1 厘米，饰片极薄，共出相同二件。

V 式-C，标本：M873 出土，残，仅剩带銙部分，方形，内带变形卷云纹镂空^[12]。

VI 式：素面带銙

VI 式-A，标本，禹山墓区 M3296 出土，椭圆形，两侧各有一长方形鼻，以连其它带銙饰件用^[13]。

VI 式-B，标本，禹山墓区 M3105 出土，长方形，上下各有一长方孔，以连其它物

件，现一端孔内仍挂有金属残片。该带饰形体较小，是带子上的物件，不可能做为带铐使用，因形似带铐，故而收之。

（三）铈尾

铈尾标本共选 11 件，其中一件为镂空，余均素面，铁质包银 1 件，铜质 1 件，余为铜质鎏金，可分八式：

I 式：镂空铈尾，标本，山城下墓区 M159 出土，形制为前圆、后直的长方形铈尾，内有水鱼纹镂空图案，铈尾边缘有压条，各角有一颗铆钉。

II 式：长方形铈尾。

标本 II 式-A，万宝汀墓区 M242 出土，略长方形，是用一鎏金铜片对折而成，其近后部有两颗铆钉。标本 II 式-B，万宝汀 M242 出土，与 A 式基本相同，仅铈尾后部中间突出呈三角形，其上有铆钉。

标本 II 式-C，山城下墓区 M195 出土，长方形用鎏金片饰对折而成，其后部有三颗铆钉。

III 式：标本，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长方形后两角略残，是用鎏金片不相等折迭而成，其上有小孔 5 个。

IV 式，3 件，主要形体较小，虽然形状不同但制作大体一样。

标本 IV 式-A，山城下墓区 M195 出土，上端中间突起呈山形，下端平直，上有三颗铆钉。标本 IV 式-B，禹山墓区 M1041 出土，半圆形，上有三颗铆钉。

标本 IV 式-C，山城下墓区 M725 出土，略呈椭圆形，形似鬼脸，上有四颗铆钉。

V 式：标本，山城下墓区 M725 出土，前圆后方，呈长方形，上下两块鎏金饰片，中间夹有革带，用 9 颗铆钉相连。

VI 式：铁质包银铈尾，标本：禹山墓区 M3296 出土，铁质表面包一层薄银片，平面长方形，前端平直，后端弧圆，有四颗铆钉以缀合于革带上，长 8.3，宽 2 厘米。VII 式：铜质，标本，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呈半圆形，中间有长方形穿孔，长 3，宽 1.9 厘米。

三 工艺、年代及相关问题

1、我国鎏金大约出现于夏至早商，流行于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魏晋。鎏金也称为镀金，是一很复杂的工艺。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用汞镀金即“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也”。鎏金用“泥金法”即用水银制成金汞剂。其方法是将金箔剪成碎片“利用水银加热到 400℃，即能溶解金（银）制成膏泥状的汞剂，涂于器上加温烘烤使汞蒸发逸去，金复盖于所镀器上即经打磨，便成为闪闪发光的鎏金。用汞镀器我国在世界

上早西方好几个世纪，是我国金属文明的重大发明之一^[14]。

鎏金器大约三四世纪传入到高句丽，集安发现最早的鎏金器是山城下墓区水塔片的 M152 出土的 I 式带环和 M159 出土的 I 式长方形鱼纹铎尾（带头），III-A 方形鱼纹带饰。M152 I -A 带环与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的圆形带环相同，周处墓年代是晋元康七年（297 年），集安 M152 的年代原报告定为 3 世纪。这种带环最早出现于东汉，河北定县 M43 东汉墓曾出土这种带环，为：“银质长方形小牌，有四对称的镂空，悬之环略呈马蹄形，环孔呈弧底的凸字形”（图六、1）。这种带环的形制从二世纪末到四世纪，它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由于它主要流行于晋代故称之为晋式带环^[15]。这种带环在洛阳西晋墓、日本等地四—五世纪墓中都有发现（见表）。

晋式带环发现地点

年 代	地 点	圆形带环	桃形带环	方形带饰	铎尾
东汉	河北定县 M43	√			
297	江苏宜兴周处墓	√	√	√	√
265~316	洛阳晋墓	√			
324	广州晋墓		√		
3 世纪	集安 M152	√			
4 世纪	集安 M3560		√	√	√
4 世纪	集安 3142			√	
5 世纪	日本奈良新山古坟	√			√

山城下墓区水塔片 M159 出土的 I 式长方形鱼纹铎尾（带头），III-A 方形鱼纹带饰，与北京、朝阳、江苏周处墓出土的铎尾风格相似，日本也出有这种风格的铎尾。

另一处是四—五世纪集安禹山墓区 M3560 出土的 II-A 桃形带环，III-B 方形镂空带环（銙），M3142 的 III-C 方形镂空带环，均与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的桃形带环和方形带环相同。M3560 和 M3142 应是四世纪的墓葬。

长川四号墓出土的 V-B 带饰与朝鲜高山洞 10 出土的带饰相似(21)，年代大约五世纪。

另外朝阳三世纪的墓葬王子坟腰 M 9001 下 :3 出土的鎏金桃形镂空带饰，从其形状到纹饰与集安禹山墓区四—五世纪的墓葬 M 3560、M 3142、M 3162 和山城下墓区五—六

世纪的 M 330 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镂空饰件上的花纹相似。这说明集安鎏金器不但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三燕的影响，在文化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集安发现银质带具较少，另外在银和铁的带具制做方面禹山 M3233 出土的第 V 式带扣是铁带扣上饰银钉，和禹山墓区 M3296 出土的铊尾铁质包银的做法与辽宁朝阳十二台乡三燕时期出土的铁环银带扣制做方法是相同的，另外其形制也与 M3296 VI 式铜环铁带扣相同。

II 式铁带扣与河南安阳晋时带扣非常相似，集安不但鎏金受中原和三燕的影响，其它方面都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2、高句丽与中原政权一直都有往来，西晋建立后，在辽东置平州，设平州刺史和护东夷校尉管辖的地域昌黎、辽东、乐浪、玄菟，带方五郡及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西起辽宁西部，东至朝鲜黄海道，北至黑龙江流域，高句丽正在其中。

西晋初期注意社会民生，努力发展北方农业生产，同时还补修学校，对于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起了积极作用。鎏金和鎏金技术也正是这一时期传入，边陲安定，生产发展。但不久西晋就发生了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战乱不止，广大的劳动人民又大量的向北方迁徙，中原地区流亡户数达十二分之一，其中也有部分流民来到东北地区，里面不乏有制作鎏金的工匠，对东北地区鲜卑族和高句丽族鎏金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传播和促进的作用。

高句丽鎏金器同时又受到三燕地区鎏金风格的影响，因为两族相邻，中原文化传播至高句丽，鲜卑族地带是“必经之地”。虽然两族间有时相互征伐，但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还是不断的。鎏金技术又通过高句丽传至朝鲜和日本，高句丽也是中原文化传播至朝鲜日本的必经之地。日本也可能有两条途径，一是海上，二是陆路。但日本出土的带环从风格和花纹都与集安相同。

3、从集安高句丽墓出土的鎏金带饰的外形看，除有的是中原地区输入以外，也有些是仿造的，其原形以江苏宜兴周处墓的方形、圆形、桃形带饰风格为主。如：第 I 式第 II 式的带环，外形以圆、桃形为主。镂空纹样的制作上是以地仗为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镂空卷云纹是两两相对或相背，使地仗形成不同的卷草纹样，布局对称，制作精美。第 III 和 IV 式，外形以方和桃形为主。镂空纹样比 I 式和 II 式复杂，即以卷云纹为主又附加上不同形状的圆、方、三角形的镂空组成图案，上面多饰鏊点纹。从纹样的发展看，主要来源于周处墓的桃形镂空带环和方形镂空带饰，即本文的 II-A、III-B。在制作上这些带饰上面的花纹是以镂空为主，不是以地纹为主。四--五世纪高句丽鎏金器纹样的制作上主要继承了这种风格，如在鞍桥冠饰的纹样上就是采用了上述风格的制法。以云纹镂空为主，附加各式的长、短、点镂空纹样，疏密有致，又无规律。这可能是工匠们按着主人的意图和心中大体的纹样，根据冲压工具的形状，随心所欲冲压出来的，不是像一式或二式在每一细节都事先设计好，而是可以根据器物的形状大小在制作中可任意的增减花纹。

这些卷云纹的镂空纹样和卷草纹的地仗纹样追溯渊源很像战国、汉代铜器、鎏金器

上螭纹的变形。无纹饰带扣中三式 M3105 出土的带扣在中原汉代时就有出土，一、二式方形带扣和小铊尾具有高句丽风格。最有特点的是六式杏叶扣环在四世纪就已出现，流行于五六世纪。这些带具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放到马具当中，但有的墓葬没有出马具，所以这种素面带具也应是服饰上用的，一般可能多为武士所用。

从集安出土的鍍金器看，在工艺制作方面也有不同，出土时有的鍍金器保存的好，铜质厚，鍍金的附着力很强，出土时完整如新。如 M1196-1、M725 出土的鍍金器较好，另外 M152 I 式和 M3560 II 式的带环也较好，可能是中原输入的或仿制的。但有的鍍金器出土时铜质较薄易碎，鍍金的附着力也不好，几乎脱落殆尽。这可能是制作技术上的问题，也许是汞的使用和金的含量不同、火候不高等造成的。这里也有时间的原因，三、四世纪左右鍍金技术还不够成熟，四、五世纪以后鍍金制作技术日趋完美，产生了许多精美的鍍金制品。

4、带饰使用。从麻线一号墓出土的带饰上看，杏叶带环是套于带扣之中的如图二、8。在带饰扣的使用方面，带跨在使用从服饰上看，是排列在带呈上面，辽宁朝阳王子坟出土完正的带饰便是很好例证，在集安高句丽墓中一次出土 2 件相同的带跨，这是目前最多的，集安出土的小形带饰件可能用于不同的部位，如 III-B 半圆形小铊尾是麻线一号墓出土一次出 5 件，长 2 厘米，背面均有丝织物，另外 M1041 出土半圆铊尾背面也有丝织品。III 式无扣针带扣也是 M1041 出土，带扣的后部连有半圆形铁片（形似半圆铊尾），还钉在另一铁片上。这半圆铊尾也许有两种功能，既能做它用，也能做铊尾。

参考文献

- [1] [15]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2] [3] 《新唐书·车服志》。
- [4] [8] 集安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3）。
- [5] 标本现藏于集安博物馆。
- [6] [11] 《集安文物志》（内部资料）。
- [9] [1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高句丽研究文集》。
- [7] [12] 柳岚、张雪岩.《集安洞沟古墓群高句丽墓葬发掘》.《考古》1984 第 1 期。
- [13] 集安文物保管所.《集安万宝汀 242 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年 6 期。
- [14] 黄盛璋.《论战国早期（铜铁以外）的金属工艺》.《考古学报》1996 年 2 期。

Types and Relating Questions of Koguryo Iron Belt Decorations

Zhang Xue-yan

(Ji-an Museum, Ji-an, Jilin Prov. 136001)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ypes, technology, function and chronology of Koguryo iron belt decorations. The belt decorations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Koguryo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Koguryo and other contemporary nationalities.

Keywords: Koguryo; belt decoration; type; technology

收稿日期: 2003 年 10 月 15 日

作者简介: 张雪岩: 女, 回族, 集安博物馆研究员。